

形上美學的詩哲

史作檉

文、圖 / 鄭芳和

「什麼是天下最美麗的事物？就是把青春和衝動奉獻給理想與智慧的尋求！」，史作檉——一位全然奉獻青春與生命，哲學意志純粹到一塵不染的詩人思想家，被中國大陸喻為華人世界唯一活著的哲學家。

史作檉埋首於東西方文字的方法論探研，認為西方拼音文字是一種「純形式辯證」，而東方中國象形文字是一種美學性還原法，即是「形上美學」。當他通徹了解東西方文字的方法性後，他再重新探索中國哲學的現代化，終於在晚年寫出海峽兩岸擲地有聲、令人喟嘆的《中國哲學精神探源》，書中蘊含著一股靈思與創見。

若以史作檉在他的小說《墮落的老人中》，老人所說的一句話：「假如人活著，不能純然而成聖的，那麼——所有人都是在墮

落中的。」史作檉一生，可真不是一位墮落的老人。著作數百萬言，50多冊，且讓形上美學成為墮落的新世紀的生命救贖。

史作檉 1934 年生於山東濟南，1949 年隨父親渡海來台，16 歲的他青澀的青少年，心中卻恆抱一個哲學夢，靈魂裡深深刻著美學的印記。因而終其一生，他追溯人類文明創生的基礎原理，甚至尋探文明初始，渾沌的原創力，架構出他的形上美學。

苦索的腦

17 歲的史作檉，觸發他真正投入哲學的追索，是當他就讀台大哲學系時，曾在圖書館遍尋不到一本足以與西方現代哲學相抗衡的中國現代哲學相關書籍，從此埋首於哲學辯證的世界中。當時他跟隨方東美教授



① 史作檉早年著作

學習，然而許多老師與同學都很難理解他。自我要求極高的他，一直想為中國哲學家找定位，他認為一個哲學家必須自己說自己的話，不能一再重覆別人的理論。憑恃著年輕的衝勁與勇氣，他拼命讀書、寫書，廢寢忘食。他的頭腦無法停止不思考，手也無法停止不書寫，只為了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成就一家之言。辛勤筆耕的收穫是他在大學畢業時已完成 7 本書的寫作。爾後他一邊在新竹中學教書，一邊又在台大哲學所深造。在 27、8 歲到 30 歲之間，他狂熱的哲學夢，使他分秒不離與哲學耳鬢廝磨，拼盡全力想要開創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哲學花園，卻摸不著頭緒迷失了方向，把自己逼得無法喘息，彷彿整個人隨時都會爆炸。

為了替自己找活路，不再糾纏於「哲學史」的死胡同，他從大師門下出走，莽莽撞撞自我摸索。直至 34 歲，他才觸及令他一輩子鑽研的主題——形上學，從此他的哲學之路出現曙光，打開了他的形上學世界，宏觀

的人類文明園地，正等著他的雄心大志去馳騁。

史作檉癡戀形上學，為了完成這一偉大又艱鉅的志業，生活中的瑣事他一腳踹開，一個人孤獨的探索中西哲學、科學、藝術及中西文明史、文化史。他更天天運動打籃球、游泳，鍛鍊堅強、健康的體魄，將自己青春、健壯的身軀與情思愛慾完全禁鎖在形上學的天地裡，彷彿要與形上學天荒地老。他愈沈溺在形上的魅影裡，眼神就愈憂鬱，有時他揮動彩筆，或靜聽樂曲；有時他散步林中，聆聽蟲鳴鳥叫，把自己的生命濃縮成只有自己才品嚐得出的苦澀酸甜。

他耗盡心神卻沒有任何憾恨，他正是以自己為煉爐，在形上學的烈火中，要鎔鑄、結晶出自己獨立、完整、純粹又徹底的思想，閃耀熾熱的光芒。憑著全然的寧靜與專一，他在形上學王國中投入自己的精、氣、神，如唐吉軻德般的，懷抱不死的騎士信念。

2

- ②《美學生命與原始的中國》，封面為史作樺早年油畫（中）
- ③史作樺《雕刻靈魂的賈克梅第》、《聆聽原始的畢卡索》



3

幸好，他虔誠的獻身，靜靜的參悟，終於闖蕩出突破藩籬的形上哲學新境界。許是他的至誠，感動天地，他接通了形上神祇的諭示。撰述了《現代中國人與中國哲學》、《存在與世界》、《存在之倫理》、《現代中國哲學在那裏？》、《存在的絕對與事實四部》、《哲學人類學序說》、《文字解放的真義》、《生命現象》、《憂鬱是中國人的宗教》、《林布蘭藝術之哲學內涵》、《方法與溝通》、《塞尚藝術之哲學探測》、《形上美學導言》、《歷史、自然與人性》、《空間與時間》、《心靈開啓與形上史》、《形上美學要義》、《藝術的本質》、《美學哲學與生命的刻痕》、《中國哲學精神溯源》、《藝術的終極關懷》、《新世紀的曙光》、《自然、本體與人之生殖器的故事》、《新臺灣的哲學思維》、《極現與統合一新藝術與科學十六講》、《雕刻靈魂的賈克梅第》、《看見真實心靈的杜布菲》、《聆聽原始的

畢卡索》等等 50 餘本著作。翻開了人們對形上學認知新的一頁。

觀看的眼

當史作樺 5、6 歲時，無意中發現一片乾枯的樹枝中，冒出一個綠色的芽，霎時他像是開啓了所羅門王的寶藏，雀躍不已，枯枝中如何長出嫩芽來？他對宇宙自然神奇的奧祕現象神往不已。畢卡索說 (Pablo Ruiz Picasso)：「所有的小孩都是天生的藝術家。」

他小心翼翼的呵護那顆對自然敏感的純真之眼。半世紀以來總是苦苦地、焦慮地思索當原始不再，人文已化成，人類將如何回歸原始的根源？他更發現整個人類的創生與發展，就是人類以美學在大自然的宇宙中完成一件龐大無比的藝術品。

小男孩童年時所看到的那個綠色芽苞早已化成不可見的心芽，隨著他的長大而茁

壯，如今已長成 80 歲的參天大樹，卻仍綠葉蔥蘢堪稱哲學的常青樹，史作樺以建構形上美學著稱，是第二屆「中國自由文化獎」臺灣唯一獲得哲學獎的思想家。

史作樺說：「藝術從未遠人，只是人遠離了他真正的自己。」又說：「人人都是藝術家，人人都有眼睛。」，是的，人人都有靈魂之窗，只是他發現了大自然中的綠芽嗎？他興起對周遭世界的好奇嗎？如何誕生藝術家獨具的隻眼呢？史作樺覺得藝術家是以他的敏感、銳利的探索，找回他原始單純天真的眼睛，而不受制於任何既定形式的限制，創作出屬於人在空間性的存在表達。

史作樺童年時由純真的觀看，到成人後活在科技理性的繁複多彩文明世界中，他愈觀看愈感覺存在的焦慮，他發現屬於人本身的自然之眼，泰半都已遺失在世俗的五光十色中。他窮其一生，在山中行走，在圖書館裡沉思，為的是找出人類原本所擁有的自然

之眼，使之再度恢復如原始人般觀看的靈視能力。

夢遊的人

史作樺常覺得他是個夢遊者，常常活在不真實夢境中，但他卻又全然活在他自己存在性的真實中。他感覺不真實，是他視一切外在事物為過眼雲煙，無涉入感，即使他小時候在學校參加各種書法、繪畫、演講比賽，常得第一名，他也感覺與他無關，常常有種事不關己的夢幻感；而他的真實，又在他與大自然獨處，生活的簡單、純樸、規律，日日在圖書館裡，獨與哲學相往來的書寫世界。他在真實與不真實、現實與夢幻，形上與形下中，既游離又統合地活著。

他說：「我又是我，又不是我。」他活在現實與理想的干戈中，也許活得最不真實才是一個夢遊者最真實的生活。史作樺最著迷的是一個人通過自我，在不可知的大世界裡夢遊，而那個人不正是他嗎？他每天一睜開眼睛，看的是全世界，從地中海到大西洋；他提筆一寫就是穿越 1、2 千年以上的文明。他以歷史的軌跡思索哲學的出路，他的格局宏大，氣魄雄偉，既超越區域文明又指向全球觀點。

不可思議的是史作樺為了探掘中國哲學最新的詮釋方法，就閱讀過 2、3 百本數學、科學相關書籍，甚至他還想當數學家，他寫過《科學、哲學與幾何學之空間表達》、《物

理學之哲學探測》等書，他果真是名副其實的好學不倦。他認為如果不懂西方的科學，就無法懂哲學，因為西方哲學的核心是科學，西方人重方法、講邏輯；而東方則是意象邏輯，缺少理論性、客觀性、準確性。因而他以科學、數學為基礎，徹底瞭解西方哲學的方法論再重新架構中國哲學，又依據人類世界文明的歷史根源，以哲學人類學的方法，溯源中國古老文明的彩陶、黑陶文化，徹底尋譯從原始到人文世界的文字或符號表達的轉折變化，思考現代文明人能否再度開啓心靈本體的大想像創造力，還原人類原初的自然人狀態？

哲學是他的信仰，讓他自外於紅塵俗世庸庸碌碌的枷鎖，他總有探索不完的命題，寫不完的書稿，他必須做他自己、挑戰自己、鍥而不捨、永不退縮，他像純潔的童子，要為哲學守貞。

這位尊貴的詩哲不僅在哲學裡挑戰，在身體上也如是。在冬日只有攝氏六、七度低溫下，他照樣在室外冷水池中游泳，考驗自己的心臟與身體，只因為他相信唯有忍受痛苦，才能超越痛苦，才能獲得大安慰。

形上的愛

他孤獨一人遨遊山鳥棲息的新竹十八尖山林中，每一個步履都叩問生命存在的意義，他嚮往神聖、寧靜的形上本體，但當愛情來臨時，他的肉身情慾如何在這位比任何

人都要熱情而敏感的哲人身上熱烈燃燒呢？

愛情最磨人心志，相愛的人時而愛得魂牽夢繫，時而又愛得神傷苦痛，這番波濤洶湧的情慾對這位喜歡離群索居的苦索者，又將如何消受呢？肉身情慾與心靈寧靜的扞格，又將如何嚙咬人的靈魂？

對於愛情，他說：「一次情感的慾望，足以掀起千萬種憂、恨、焦灼、失意、歡樂與各式之思慮的被縛。」，他形容愛情「常使人哭泣逾恆而鑿心萬段」，愛情常俘虜人心卻又叫人碎屍萬段。他不懂「愛與被愛、潰竭與充實，它的解救是天上還是人間？」他甚至疑惑他的愛只能屬於天上，而不能墜入凡塵？

他直覺「一次性慾裡的翻騰，亦足以導致整個心靈千萬種問題的翻攪」，愛情令不安的靈魂更不安、更翻攪。於是在愛情中，他卻把「自身弄到狼狽而倉惶，在哭泣中逃離了一切」。他比誰都幻想著愛情，最終卻擁抱了純粹的形上之愛。他終究相信自我超越比追求自我幸福更值得他赴湯蹈火。

然而他並沒有因此而跌落生命的幽谷，負傷的靈魂在尋得深切的慰安後，他滿腔的形上熱情，仍注入他的頭腦，注入他的血液，供他繼續幻遊人間，魂遊天際。

美學的魂

在我們身處的與時俱增的繁雜文明世界裡，有一種美學不同於以往，只是探討藝術

的原理，它更溯源到人類文明發生的根源，關懷人本身最接近的原創性表達的可能性。它是一種有關人類原創性表達原理的探觸。史作檉說：「它是針對人類整體文明的發生或其原創性而有的美學，若具體來說，即一種：形上美學。」

形上美學可以是兒童的、想像的及原始的形上美學，是充滿藝術想像的世界，是文明人自文字回歸屬於人原本自然的存在狀況，是人以他實實在在的感覺，向屬人自然的存在狀況作不止息的還原過程。史作檉發現「人類擁有聲音、圖形、文字等表達的三元性，透過人的真實存在，並以文字重新返回他原本所屬的圖形世界或聲音世界，形成不休止的自體性回歸。」

只因人活在文明的鎖獄中，已遺落原始的生命情調太久，更脫離自然太遠，而在文字背後卻隱藏著一個龐大的圖形世界，值得現代文明人以想像力再遨遊，展現如孩童般的創造力，為人類的歷史文明締造新契機。

史作檉苦心孤詣所架構的形上美學，是在試圖喚醒迷失在文字世界裡的現代文明人，進行文字的創造性回歸，自我修護心靈的黑洞，穿透時光的甬道，找回屬於人真正實存的原始情懷、原始心靈與存在的表達。

形上美學因而成為史作檉探究藝術家創作的一個評比準繩，探測在藝術的性靈殿堂裡，落籍藝術國度的創造者，是否擁有回歸自然的真生命、真心靈、真自由，把藝術的終極關懷



④ 史作檉講藝：藝術的終極關懷

⑤ 史作檉《光影中遇見林布蘭》、王英銘《原點》

透過作品，展現「生命本身」的綻放，那是一種回歸生命的藝術呈現。因而史作檉對藝術家的定義與藝術界所認定的也迥然不同，他更觸及到生命的原相與深刻的心靈。史作檉說：「所謂藝術家，即以其極敏銳的感覺、思緒、經驗或透悟力，通過一切外在性之社會、歷史、方法、工具或各式各樣的遭遇，終而成就『人』本身之自體性『本來面目』的追求者與顯現者。」又說：「人是行動者，並不只是觀念的思索者。人若能通過一切方法，而回歸到『人』本身的存在上，他就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而他所認定的真正的藝術家是何方神聖？「他站在歷史文明的最外緣，他一方面背棄文明，另一方面卻又創造文明……。他有能力看透一切形式性方法的獨立壟斷性，並向屬人本身堂堂回歸，於是他不但要背叛歷史性的方法，同時他也要背叛時代性的方法，甚至，他也要背叛他自己曾有過的方法，然後在他徹底擺脫了一切既有之磨人基礎以外之屬人延伸物的形式束縛，才得以暢暢快快地走進了那一個全然屬人，而不見其他的幾乎空無一人的世界。」

這是詩人思想者史作檉所揭示的一位真實藝術家所存在的本來面目，他覺得雕刻家賈克梅第 (Alberto Ciacometti) 具有其他藝術家少有的終極性的感觸能力，而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克利 (Paul Klee)，更具藝術中屬人大幻想的實質可能，此外



⑥ 史作檉於民間講堂開講

塞尚 (Paul Cézanne)、畢卡索 (Pablo Ruiz Picasso) 或杜布菲 (Jean Dubuffet) 等現代藝術家，他們都具有一種深掘到完全屬於他自身根源的能力，即是一種「自我發現」的回歸自然生命之義，回到他原有的屬人存在的自體世界中的心靈層次的形上躍升中。

經歷 50 年的哲學探索，史作檉看到數百年中哲學智慧與靈感的泯滅，又感受臺灣政治、社會的怪異現象，他決定不怨天尤人，不牽扯依靠，而要獨立自發做一個宇宙人類間完全獨立的個體，他要頂立在大自然的宇宙中，做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擁有美學靈魂的人，一如藝術家一般。

詩歌的心

人生行到 70，史作檉忽如大夢初醒，了悟般地寫下「哲學竟是我終身的枷鎖，70 歲的悲哀」，他自覺好笑又可悲，竟會在哲學裡蹉跎 50 年？其實早年的他十分沉浸在

畫畫、演奏、作曲，甚至寫小說、寫詩，他的靈魂早已埋藏一顆藝術種子，只在等待天機，伺機而發。

而讓史作檉脫離哲學的枷鎖，及時懸崖勒馬的致命吸引力是他「想當一個自由而活著的藝術人」，他不想再讓哲學成為他生命中的桎梏。他放下數百萬字哲學論述的卷帙浩繁，隨心所欲進入大自然宇宙，讓自己活得像人，他敞開心迎向了藝術。然而他的生命若無經歷哲學理性思辯的極致，也許無法跳脫牢籠，進入藝術的大想像世界。

像是一場青春的烈焰，讓史作檉置死地而後生，在 70 歲後他浴火重生，寫下〈重生〉詩作。

自我在燃燒

瘋狂在炎頂之飛躍裡

從膚髮到脊髓

一併以烈炎而成灰燼

以毀形而見真章

那浴火般而焚燒的日子

人不立於真生命前

如何其真知？

詩，重新敲開他的生命大門，他已逃離振振有辭，言之鑿鑿的文明牢獄，找回他如火般的旺盛生命力，回歸安然、真實的自己。

他在詩歌中奔向宇宙的大圖形，陶醉在夢幻裡，進入圖形之外的樂音中，遇見新生命的誕生。於是他從圍繞在他周圍的一切開

始微笑，沐浴在如歌、溫煦的陽光裡，那正是原本真自然的存在。這裡沒有問題需要解決，只須活著，只須去經驗，去享受，讓心靈洋溢生命的樂音，讓生命的靈魂之歌傳唱不歇。

這一切神奇的生命奧秘，只是沉默無語的不可說，只因他已意識到真正的自由與美麗，他抖落一身的沉痾，放肆的徜徉在陽光大草原上，默然而仰天，昂然而大步，躍入無限的生命之流，融入大化之中。

然而他果真脫胎換骨了嗎？一向活在理論的詰難與文字的糾葛中，他真的超越了嗎？還是仍陷入莊子所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理性知識中，他那首〈笑死人！〉詩作，果真笑死人了！

他真的不能跳脫嗎？

笑死人了！

宇宙往前走

人類往前走

文明也往前走

難道人真的要在文明之內而爭論不休嗎？

難道人真的是為了完成一種人類的「理論」

而活著嗎？

難道人不是為了你自身的生命而活著嗎？

難道人真的被他所製造的文明卡住了嗎？

笑死人了！

詩中，他一再質問自己，嘲弄自己，為何還要被文明綁架，生命力被閹割，真是笑死自己，也笑死了他人，他可以笑傲江湖，

⑦ 史作樺《中國哲學精神溯源》

⑧ 史作樺《讀老子：筆記 62 則》、《水墨十講哲學觀畫》



卻道出笑中帶淚的酸楚與無奈。他一再地以「笑死人」戲謔自己，喚醒自己，期勉自己不要再被荒謬的文明所絆倒。〈笑死人〉已讓他出離哲學的迷宮轉入生命的心境，詩哲無分。

永生的靈

詩，不啻是他生命的唯一救贖，是他孤獨的桂冠。史作樺 70 而後，終其一生所追求的是一場「永遠的美學革命」，是既非拋棄已存在的文明，而是返回文明創生的原創力，即是由發達的科技文明與縝密的思維文明，重返想像的神話文明。在自然與文明的兩極擺盪中，在文明開放的還原系統中，人創生了文明，又歸返他的本源、自然世界。

那兒沒有人為的知識或真理的充塞，只有一種屬於人自然而真實的存在。這種屬於人存在性的美學革命，才是人在自然宇宙中的永遠重生，史作樺直覺那是「人已超脫輪迴而得其靈魂的永生」，因為人已找回自己的力量，化身為「自然之子」，超越形式

之外，回歸充滿神祕與不可思議的自然生命的廣闊天地中。史作樺終於了了分明地寫下「哲學為文明而寫，詩歌卻為生命而書」，哲學與詩歌的交媾，在他的生命裡誕生了新結晶，詩哲合一，他化身為「詩哲」，在「自然的家園中重生」了，就像 20 世紀的形上學大家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以詩情替代形上學，感悟宇宙的創生一般。

純粹的淚

假如我的呼聲已低，誰能聽到我？

假如我的聲音正高，誰能聽到我？

假如我已瀕於死亡，誰能聽到我？

假如我已捨棄一切，並被一切所棄，誰能聽到我？

史作樺的詩〈假如〉句句呼喊「誰能聽到我」，經歷一甲子的哲學苦索，無人聞問，直到晚近華人世界才赫然發現遺世獨立的斯人，而詩人早已泫然低泣，不能自己。

他的哲學其實已經達到尼采 (Nietzsche) 所認為的真正的哲學，應該具

備想像力、自我主張、危險、創意以及價值的創造。只是世間知音稀，一時沒被聽見。

遲暮之歲月，

如詩人之心懷，詩人之夢，

獨望山林而沉默，

在這獨對的日子裡，

惟有啜泣，啜泣，啜泣，啜泣

他不被人見，不被人知，

不被人見，不被人知，

如詩人之淚，詩人之默禱——

史作樺青少年來台，忍受漂泊離根之苦，台大哲研所畢業後，在母校兼課，卻被台大哲學系事件波及，而在中國大陸的母親及親友又在文革時期遭迫害，他時而有一種莫名的被迫害妄想症襲上心頭。

生命如此不堪，史作樺如一位苦行僧，窮年兀兀，孑然一身，在理性的美麗中穿梭，永不退轉，竟也與尼采「悲劇精神」中「善於受苦」且將戴奧尼瑟斯精神，即視藝術為救贖的文化精神，遙相呼應。

走過 80，詩人的淚已乾，詩人的禱詞再次昂揚：「我的書會被翻成 40 種語言，沒有人會真正了解我。」，這位華人世界唯一仍活著的哲學家以一種獨具、超越時空的昂首之姿，向圍在他四周的聆聽者，吐露他如真似幻的世紀獨白。

史作樺，林中的隱者，孤獨的哲人，以他如詩的生命，棲息世間，深掘文明的根源，護持哲學的尊嚴。他無休止的探索，一

人一宇宙，孤獨放光，開出生命如實存在的花果。「唯那蒼穹之燦爛的雲天才是我永生的糧食啊！」只願化作天上一抹雲的史作樺，那抹因夢想而存在的形上雲朵，將永遠自由隱沒在無邊無際的晴空，召喚憂鬱的眼神與之仰望。源

參考書目

- 史作樺 史作樺講藝：藝術的終極關懷 典藏 (2014)
- 史作樺 雕刻靈魂的賈克梅第 典藏 (2007)
- 史作樺 看見真實心靈的杜布菲 典藏 (2011)
- 史作樺 純粹詩境：自然之中，美學之外 典藏 (2012)
- 史作樺 塞尚藝術之哲學探測 仰哲 (1982)
- 史作樺 中國哲學精神溯源 典藏 (2014)
- 史作樺 三月的哲思 人本自然 (2002)
- 王英銘 原點。詩人思想者史作樺訪談錄 典藏 (2012)
- 黃信二 我寫史作樺 文明探索 44 卷、45 卷、46 卷 (2006.1.4.7)
- 謝予騰 史作樺哲理散文研究 中正大學台文所研究論文 (2013)
- 石朝穎 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 水瓶世紀 (1998)
- 鄭志健 哲學家史作樺詩文探析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9 期 (2010, 3 月)
- 蔡美麗 以「美」顛覆虛無 當代 148 期 (1999, 10 月)
- 蔡美麗 尼采之生命哲學—一生之苦諦、永結回歸、酒神之歌 當代 115 期 (1995, 11 月)